

## 新作品

杨峰

新作品

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 
第22期(总第39期)

5

初雪是羞怯的,试探性的,像极了酝酿已久的春事,要在一个幽静无人的春夜,或是春朝,才能尽情地打开通往春天的所有道路。初雪也是一样的,她可能不习惯人间,不习惯人们的大呼小叫。那让她觉得仿佛自己是初来乍道,不合时宜,是走错了路,误闯了人间。

但我知道,每年第一场雪都在等待一个特殊时刻降临人间,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漠视了这个时刻的意义,但那个时刻却是来自天国的洁白之神在大地上的第一次临幸,第一次对人间的布施。是真正的恩荫福泽,于万物应是心怀感激的。所以,初雪的降临当如俗世里繁华隆重的节日,在未到之际,就让人心怀向往,朝思暮想,她的标志性意义,不亚于一场生命的降临,昭告着一些事物的离去和一些事物的诞生。而新生的喜悦总是大于离去的失落。

在已逝散文家苇岸的生命随笔般的日记里,他这样说过,与其他开端相反,第一场雪大都是凌乱的,就像一群初进校园的乡下儿童,雪仿佛是不期而至的客人,大地对这些客人的进门,似乎感到一种意外的突然和无备的慌乱。没有收拾停当的大地,显然还不准备接纳它们。所以,尽管空中雪迹纷纷,地面依旧荡然无存。

苇岸对初雪的细腻观察让人心生敬意,这个捧着一颗诚心生活在大地上的人,用自己诗一般的语言,记录着大地上历历在目的事情。新桃换,麦苗拔节,鸟营巢,蜂造窝,都让他激动不已。任何俗常微漠的物候节令,都让他看做神示的箴言,一一记录下来,他如同自然的史官、大地的保姆,整理呵护那些被常人忽略了的神的只言片语。也只有经他写出,我们才感到生命原来如此之美,他用瘦劲的笔让真实复归为真实,美好还原为美好。

初雪有别于隆冬腊月里的雪,那时的雪是肆无忌惮的,大片大片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,非要泯灭天地的界限,让自己成为世间的主宰不可。而新雪则是粉末状的冰霰,仿佛天上有的一面大筛子,神在天界不停地筛动着,只吝惜地撒下些细碎的粉末,而将更大更轻盈更美好的留下来,自己享用。新雪初下的声音如同春夜雨打芭蕉的细密的雨脚,沙沙,沙沙沙,沙沙沙沙,如泣如诉,让每一个深夜难眠的人感动不已,心存暖意。那是天和地的倾心细语吧,带着犹疑不定,小心翼翼。是啊,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未确定,谁将是新的朝代的王?

常常是下了半天,一阵风就会将地面上的薄薄一层雪吹得一干二净。眼巴巴地期盼着一场大雪光顾的孩童,准备用一个洁白的雪人来迎接这个冬天,可是雪花的请柬还未拟就,那就



## 初雪(外一篇)

□刘文波

就邀请不到圣洁之神的降临。所以,这吝啬的施舍,怎能造就一个雪的童话,让孩子的心偎依取暖?

但是,初雪毕竟是雪花啊,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?如已怀胎九月的母亲,什么也不能取代即将做妈妈的喜悦。

天地间秋叶落尽,并不等于只剩下一片空荒,而是为一个更为寥廓盛大的花事预留出空间,这个空旷的天地应由什么填充呢?这只能由冬天说了算。

从此,四季的时针已拨入下一个季节的轮回,大地万物褪去了繁华,只为迎接一个更为冰清玉洁的生命冠冕。能站在冬天里领受一场又一场冰雪冬霖的树木,应是生命的另一种繁盛的开放吧。

有僧问巴陵禅师,如何是提婆宗?巴陵说,银碗里盛雪。这幽邃的禅境让人深味。银碗里盛雪,如同白马入芦花,是佛之高境。是有中之无,无中之有,有无相忘。冬天就是一只银碗,只有素净,没有五彩的惑目、五音的盈耳,才能配得上这雪的洁白无瑕。以素净盛纳素净,才是最好的容纳。

苏东坡词《江城子》曰:使君留客醉厌厌。水晶盐,为谁甜。手把梅花,东望陶潜,雪似故人似雪。虽可爱,有人嫌。东坡就如一片冰清玉洁的初雪,带着锋芒,带着温度,带着呼啸之声,降临北宋的天空。但他如何覆盖得住一片泥淖浊世的土地位?所以,大宋天地没有一片他的容身之所,一再受贬,一再南

迁。让他空余咨嗟。陶潜有菊可慰,东坡则只能以雪自娱了。雪虽可爱,却有人嫌弃,因为它太洁白。

初雪是覆盖不了什么,但它起码传递了一种讯息,迎接一场更为庞大的雪的降临和覆盖吧。这样,看着初雪即将来临,也会让人感到这个冬天就不再寂寞而单调了。

## 童年的雪

童年的雪是绵密的繁盛的。是三月的花事难管难收,是腊月里一天浓似一天的年景,愈演愈烈。雪花能够填充整个冬天的心事。人要穿一冬的棉袄棉裤,而经冬不化的雪似乎也是村子山野的棉袄棉裤,也要穿一冬的,只有来年冬尽花开才脱下。茅屋戴了雪帽,显得矮了一截,如冬日里在角落里晒太阳的老汉,抖抖地袖着手,跺着脚,哈着大团大团的白气,笑着哆嗦着。从烟囱里飘出的炊烟也格外的滞重,久久飘不尽,风一过,就像京剧里花旦的长水袖,广袖轻舒,袅娜有韵。树上也覆盖了一层积雪,隐去了峥嵘的细节,显得老成持重,粗疏有力的枝干更加圆润可爱了。远看就是一幅精美的刀工深厚的黑白套色木版画。其实一切不都像是画里的?躲在厚厚的窗子后面,我和奶奶欣赏着外面的世界,总是看不够。我是总想着出

去玩,奶奶是眷恋着这个凛冽苦寒的越过越少的冬日。每一个冬天,都是老人生命里的坎儿,如同树上的老枝,抖抖索索的,能不能挺过又一个寒冬,让人痛惜。我是不管这些的,只知道冬天有一种美在里面。

村子里常常是新雪压着旧雪,层层叠叠的,如同青涩庸常泛滥的日子,用不完也过不去,把它看成母亲烙的喧腾的面饼,那是梦里的事儿。雪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下,村子都静下来了,连狗也懒得叫,雪就下来了,絮絮叨叨,如老婆婆话家常,哎,有多少不尽的冗长岁月,有多少不尽的柴米油盐琐事啊。只觉得夜好长啊,日子好长啊。人在雪夜睡不着觉,可以想很多很远的事情,如同雪下在很多很远的渺远的空间和时间。雪将夜色变成浅浅的白昼,用不尽的白漂染着无尽的黑。有雪的夜,黑暗无从下脚,泥淖污浊也遁去。雪在无人的时候抚慰着天地众生。夜里雪压断枯枝的声音和夜行人踩在喧腾的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,能传得很远很远,让人想起许多陈年的往事。人在这些声音里醒来又睡去。

下过的早晨,天气出奇的温和,让每一个人人心生感激,雪是能暖人的,于冬眠的动物、田里的麦子和以后的日子。孩子们也不懒起,穿上肥厚的棉裤,就恋着去玩雪,雪给予我们的真的很多啊。从那些曾被冰雪覆盖过的日子里走出来的人,会生出许多的感念。

下雪的心情是迥异于雨天的心情的。将雨未雨时,人的心情也会像密布的阴云一样,化不开。而下雪的时候,天色大多时候竟是敞亮的,只要没有风。人心里也是畅快的,如知心的人相遇,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。即使在半夜里,在开阔的户外,雪天里竟可以看得清书页上密密的字。

雪是可以堆积和覆盖的,在这世上,能够完完全全去覆盖着什么的,只有雪和坟墓,因此雪地总是有着墓地的美。

雪和冬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,一个渐去渐远行将消失的季节,停在我们的记忆里,文字里,歌唱中。到那时,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,再给我们的后代讲述雪和冬天的故事,可能已经成为安徒生和格林童话里的梦幻情节,美丽又遥远了。我们童年那些关于雪、冬天的记忆,日渐沉淀在心灵底层、时间的深处,变成煤、石油一样的东西,与我们隔绝着。但随着我们狂妄地开采和使用,日渐成为稀有资源,渐渐枯竭。我们会越来越富足,但我们却买不起一片雪花,买不到大地洁白、雪舞飞翔的壮观景象。

一个留不住雪的冬天,还能让人留住些什么,我再一次面对苍凉干涩的大地失语。

## 路有多远

杜文娟

终于踏上了边城的街巷,小路枝蔓一样延伸到不知名的地方。房屋是木板吊脚楼,路是青石板路,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,一切都是旧式的模样。

在沱江的夕阳里放逐河灯,明明灭灭,流向下游的方向,又彳亍着,犹犹豫豫,回到身边。沱江难道是倒淌河,沱江的水难道真的精灵鬼怪,知晓我的心思,猜透我的来意?

上了木楼,灯红酒绿,鼓乐瑟瑟。不远的阁楼里,一位红衣女子,低了头,织着毛衣。风摆杨柳,隔了我与她。我在柳的这一边,歌舞升平,她在柳的那一边,静若处子。一次次眺望,前无故人,一次次回眸,后无来者。希望与失望,追寻与等待,焦苦之心,何处安放。

## 墨情

□李承志

说来,而今我们兄弟几个,只有我的字算是写得好了。他们几个那字,常常写得连滚带爬,让人看了觉得难受。不过,这也有情可原。因为,我们的出身绝非书香门第,父母亲文化水平都不算高,能把我们几个紧紧巴拉扯着上了中学,也算不易了。

当然,字写得好坏,有时不在于文化水平高低。我的字能写得稍稍有点模样,也不是因为我最终有机会上了大学。我对书法的爱好,是从小就开始了的。小时候,学校里有大字课,先是描红模字,练习笔、练字的肩架结构,练习上一段时间以后,才会让你在米字格的大楷本上写字。这种基础的训练,使许多我这般年龄的人受益匪浅。

那时候,还没有现在这种墨汁,有墨汁也是味道不怎么好闻。所以,大部分学生都是弄一个小小的石砚,毛儿八分买一块小学生用的墨块儿。遇有大字课,先要哧哧地研一阵子墨。这研墨是颇有点讲究的。那时,虽然没人教我们这墨研到什么程度算好,久而久之也琢磨出了点意思。若是偷懒儿,三磨两磨凑合事儿,那墨写起字来就会“洇”得一塌糊涂。可若是研得太浓太稠,就会拉不开笔。

那时候家里穷,连个小石砚也舍不得买。奶奶在她的“百宝箱”里东翻西找,竟然找出一块儿比小学生砚台大五六倍的大石砚让我用。这块石砚大约是我爷爷置下,用来给我爸爸、叔叔们上学用的,现在终于传到了我们这辈儿。这个大石砚,小孩拿起来委实重了点儿,可到了班上,却成了人人羡慕的东西。祖传这样的玩意儿,在小孩们眼中似乎标志着一种学问。小孩子爱显摆、爱得意,我当然也不例外,于是就使劲儿研墨,那小学生用的墨块儿哪禁得住这么大的砚中研?所以,我的墨极费。研好了,东倒一点给你,西倒一点给他,足够半个班使的。仿佛这个砚台有灵气,用了这墨便能写出好字似的。

莫非真的是这墨的灵气?那时候,我的大楷是班上写得最好的。后来到了中学,没了大楷课,我的字也有点基础,但心中对书法的这一点偏爱却深藏不去。只要有了空闲,常会弄上点墨汁,找上几张报纸,有模有样儿地练写字。

说话间就到了文化大革命。这场“革命”简直是墨汁、

浆糊、大字报、大标语的时代。说真的,不少人凭写大字报、刷大标语练了书法。我也练,但不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。我没那权力,因为爸爸是走资派,我们只有挨“刷”的份儿。我练字儿,是在别人打派仗顾不上管我们,我当了“造谣派”的时候。那时,心中空旷,失落落的,百无聊赖。一天,一位“造谣”伙伴郑重其事地给我一样东西,说是我能用得着。接过一看,竟是半本儿米体行草字帖,顿时爱不释手。于是,无聊中的我练开了米体行草。多多少少有点大楷的底子,也算不上无师自通,反正照着那样儿,那笔顺描画就是了。久而久之,写出来的还渐渐真有了点模样。

没想到,就这么半瓶子醋的水平,后来还真有人喜欢,竟至因此给我“招”来个媳妇,人间的事真是说不清。

上山下乡开始后,我支边去了青海,依然是百无聊赖。那时候,人人心中一团草,将来什么样谁也说不清。更何况我这样的人,弄好了也不过是一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上班干活儿下班睡觉,心中烦闷不已。那时,兴毛主席手书诗词,贴在墙上颇有点气势。闲极无聊的我,有一天想收拾收拾宿舍,灵机一动找了一张绘图纸,用自己学过的书法,也“手书”了一幅诗词贴在墙上,无非是想好一些。谁知这却让不少兄弟们眼热起来,纷纷找来纸“求”字,也在墙上贴上一贴。我索性来者不拒,乐得以此练字。于是没过多久,我的“臭字”便上了不少宿舍的墙。这给我招来了一个朋友,这个朋友又给我“包办”了一个对象。

这位朋友自从铁了心要把他的表妹介绍给我之后,不知他是怎么向人家吹的,大约吹得挺邪乎,惹得人家不相信了。于是,他费尽心思安排了一场“表演”。

他先是把我弄到他屋子,说是让我见一个人。我刚进去不久,和人家姑娘还没说上几句话,“狡猾”的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:“我有两个朋友想求你的字。纸我预备好了,你现在给我写一写好吗?”我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,反正我那字也不值钱,犯不上拿架子。再说,知道在场的姑娘便是他给我介绍的对象,当然愿意当场“露一手”,虽然这一手儿也并不怎么样。还甭说,这事儿干得还真利索,大笔一挥,完事!看了看,写得还顺眼,心中不免暗暗得意。这字若是让行家看了,也许会撇嘴,但要是唬外行人还真能唬一唬。

人家姑娘大约是相信了我的朋友不是胡诌,于是,我就这么得了一个贤妻,这大概算是墨情了吧?

现在,因为工作太忙,写作太忙,字是不怎么练也不怎么写了,可我对书法这一份情愫却怎么也不敢忘,什么时候真还得拿起来练一练。

## 凤凰村的雨

□黄金明

第二天,父亲搬来梯子,爬上屋顶,捡了几块新瓦,修葺、补漏,并用砖头将其镇压,使之不再漏雨,并暗暗祈祷它能在下一场比赛中仍安然无恙。

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形态,来到村庄,落入一个乡村孩子的眼中,耳朵和睡眠中——即使你陷入了梦境,雨也一直在下,在慢慢地渗透你梦中的世界。雨滴像适合嵌入诗句的词语,透明、结实而容易破碎。雨声像一支抒情曲的旋律,有时低沉、细微,犹如诗人的笔尖在纸上划过,有时响亮,粗暴如无数根液体的鞭子抽向大地以及树梢。每场雨看上去都彼此相似,仿佛是前一场雨的复制,扩大或缩减。那些水的气息、滋味难以区分。实则每场雨都有着其严格的标准、数量及长度。有时,我听到雨水敲打屋顶的声音,才觉察到下雨了。雨本身的声音、雨水相互撞击、落在大地及地上事物发出的声音,清澈、混杂而十分悦耳,能使一个躁动的人平静于瞬间。

乡村的雨十分清洁。而暴雨在夏日最为常见,它使酷暑一扫而光。雨水在屋檐下汇流成水

柱,雨帘像珠帘一样破碎又涌现,村巷成了临时的溪涧,从天上的雨变得污浊,夹杂着烂菜叶、塑料袋和破布条之类涌流下来,进入了村边的“裂坑”并汇入小河。小孩子喜欢在雨水中奔跑、呼叫,他们发痒的皮肤需要雨水的鞭笞,而被大人老鹰抓小鸡般揪回屋子。这样的暴雨,通常不会持续太久,两三个小时后,天空转晴,阳光普照,被雨水淋浴过的山林和庄稼,显得更加繁茂和青绿。但有时也会下足一整天,巨蟒般的闪电仿佛将天上的蓄水池撕开了缺口乃至将其劈开,仿佛一直要下到世界的尽头才肯停歇。

雨后的天空有时一望无际,都是纯净的蓝色,没有云彩,没有雾霭,有时仍被阴云缭绕,下一场雨说来就来。在田间劳作的人,经常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,雷声在田野上空震荡,他赶紧丢掉了手上的锄头或铁锹(在雷雨下干活是犯禁忌的),跑回家去。

大雨过后,池塘满涨,江水变得饱满、混浊、苍黄,上游的山洪源源不断地补充,小河骤然扩宽,波浪层叠,像一群咆哮的黄色马头。平时,小河平静而温婉,波浪难得一见。如今水声浩荡,江面宽阔,一直铺展到天边,颇具气势。大水汹涌往下游流泻,除非有连日暴雨,否则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而恢复河流往昔的模样。

下雨的时候最好待在屋里,父亲多次告诫过我。在小雨中,农夫仍没有停止劳作,耕种或采摘,那些如丝如牛毛般细小的雨水打在他们身上,腾起一阵水雾。放牛的人披着雨衣也陪

着牛走在田埂或河边的草地上。牛不怕雨淋。牛在田埂上走动,它的嘴像一部小型的割草机在发动。在牛嘴掠过的草地上,平整、光滑,那些草叶已进入牛腹并化为养料。牛是农夫最得力的帮手,它基本是作为一件农具而被养牧。牛对粮食的要求不高,但要填满那个深不见底的胃,得花上漫长的时间。它只要有机会,都在啃草或饮用主人备好的草料及米糠粥。让牛吃饱是重要的,这才能保证其存活并在耕地时使出无穷尽的力气。让牛吃饱的方式主要是喂养及让它在草坡上啃食。甘蔗叶、稻草和庄稼地里扯出的杂草,都是它可口的食粮。而孩子每天有一个任务,就是挎着竹筐用镰刀将那些还滴着露水的青草割回来,在河水中洗濯并送到牛的嘴边。牛一旦要去耕作,便无暇去找草吃。

雨滋润着树木和庄稼,也使小河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,仿佛大扫除一样荡涤漂浮及沉积在河湾里的塑料袋、腐烂禽畜、农药瓶之类,崭新而鲜活的水将河床的旧水彻底换掉了。这使得河流延迟了它腐臭发臭的时间。然而,雨水一年四季不断,河流自我净化的能力却越来越弱,最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活力。它连蓄积洪水的河床都已经丧失。找不到溪流的雨水显得盲目而悲伤,它们下得漫无目的,疯狂而不知节制,那些雨水汇成了一个个小潭,没有任何出路。一条河流的消失,就是一座庙宇的倒塌。汪洋一片、江水浩荡的景象已杳如黄鹤,而村庄也逐年荒废。

## 围湖

莫言题

再走几步  
就到了深秋  
枫叶已深思熟虑  
在树上做最后的祷告  
祷告瓜熟蒂落  
祷告春风来信  
一只梅花鹿

卫祖荫/图 雪马/文



在湖边独饮风光

风从北面吹来

吹落了忧伤

雨的脚步

来自南山

还在黄昏里

弹奏不止

不如归去

学夕阳西下

卫祖荫/图 雪马/文